

徐贵祥：

每一年有每一年的精彩，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希望。苏醒的土地，一遍遍耕耘的土地，以期待的姿态迎接新时代的春风，种植思想，种植理想；种植梦想，让我们举起文学的藏头，快乐地劳动吧。

邵 丽：

2017年，是忙碌而充实的一年；2018年，将是充满希望的一年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我们河南的老作家老当益壮，不坠青云之志；中年作家砥砺奋进，敢于担当；青年作家激流勇进，茁壮成长。我们的文学队伍和文学事业，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气象、大格局。我们的各级作协是作家的“娘家”，在新的一年里，要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坚定不移地坚持为广大会员服务，努力为广大作家书写伟大复兴的时代画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为繁荣文学创作、开创文学工作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！

郭文斌：

2016年5月13日上午，中国作协“文学照亮生活”全民公益大讲堂在宁夏西吉县开课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首讲。那一天，整个西吉县都是光彩的，不但是光彩的，而且是芬芳的。开场，铁凝主席讲：“西吉的作家们有一句话：文学就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。”“我还想加一句：文学不仅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，西吉也应该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一个粮仓。”“文学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”，这句话是我当年讲的。新时代为我们种好庄稼守好粮仓提供了更好的条件，祝愿来年文学大丰收，祝愿所有的庄稼人风调雨顺。

赵 玮：

眼下文学的色彩斑斓，确乎前所未有的。文学如何面对、如何表现，值得文学从业者深思。同时，我们应该领悟到，躬逢盛世，是现在几代作家的幸运。我个人对文学生动表现社会各种差异的前景，充满信心，充满期待。

东 西：

新年吉祥！这是我对亲人、朋友和读者的祝福，也是对自己的祝福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希望创作完成手上的这个长篇小说。要完成它，必须做到：一、锻炼身体，确保健康；二、全力投入，追求质量；三、坚持阅读，刺激想象；四、不必应酬，珍惜时光；五、深度交流，充电补氧。

景 宜：

在我的新剧《都是一家人》拍摄第一线云岭高原滇池岸边，我将迎来2018新年的太阳。新年之新，于我来说是我的新剧描写了新时代中国民族生活崭新的巨变——一群离开边疆山寨的少数民族同胞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走进沿海开放城市创业生活，在相互交流、交往、交融之中，结成共同的一家人。自1998年开始，我就追逐着这群人的脚步，从边疆山寨一直到城市，而作家的思绪永远赶不上人民创新生活的脚步，所以我奋力直追，我激情澎湃，我诗意图昂扬地完成了这一趟深刻而漫长的思考与写作，完成了40集电视连续剧《都是一家人》的整体创作。谨以此片献给2018年，献给养育我的这个伟大时代，献给我亲爱的祖国。

肖云儒：

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实践深化和文化提升，我们的文学特别是文学评论要进一步提升国际视野。如何更有力度、更具规模地向世界推介中国作家的作品，打造文学审美的中国形象；如何在人类精神历程的总格局中回视当代文学，提炼出能够贡献于世界文学宝库的中国读本；如何在各国民族文化的交汇中，运用比较文化的思维解读各种文学现象；这些都是新时代评论家需要思考的命题。2018年，“网络+评论”的趋势将更为兴盛，文学评论将更具大众性、平民性，更加随意和即兴。要尽量减少或避免

走过场的客套话，呼唤更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声音，切实警惕和防止文学评论的形式化和圈子化。

陈晓明：

种种迹象表明，中国文学在近年进入艺术上的酝酿和新的构造时期，尽管大的艺术变革和创新不太可能，但艺术上更纯熟、内涵更丰富明晰，作家的个性更充分，这一切的推进也表明汉语文学的韧性。在今天，作家如何表达历史感和现实感变得越来越有难度，意识到事物的复杂性，使人们把握本质不能一目了然，但人们不应该遗忘路径和方向。如果真的能领悟到身处一个文化上的“新时代”，那也一定能表现出大历史的丰富性。

范 稳：

新年既希望能看到更多紧贴现实的优秀作品，也希望能读到以现代人文史观再度审视历史、还原历史、再现历史的有分量的作品。2018年，云南将进入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，我除了完成好云南作

赵德发：

2017年，我主要做了两件事：一是编选文集。我重读自己的所有作品，选优汰劣，最终编定了12卷，总计450万字，这是对自己创作的回顾和检验。二是从事非虚构写作。我决定写一写15岁到25岁当乡村教师的经历，书名叫《误入子弟》，现已完成了三分之二。另外，还写了一些中短篇非虚构作品，出版了散文集《白纸黑字》。

胡学文：

眨眼一年过去了，感觉自己什么也没做，虚度了。能想起来的就是读了一些书，聊以自慰。当然，仍深爱着文学。文学虽未让每一个日子熠熠生辉，但捧读在手，便能感知这个世界的呼吸，感知它的温暖和忧伤，感知它的生机和丰盈，整个人会变得放松、踏实。新的一年，我继续阅读，多读几本经典，吮吸更多的营养，不因年龄的增长而矮塌下去。同时，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当然期望自己能写出满意之作。最后，祝愿中国文学蓬蓬勃勃，祝福每一位写作路上的同行者。

葛 亮：

新的一年，关于写作的寄语。《北鸢》完成之后，我对文化传统于现代语境中的展现有了新的体会，希望在下一部长篇小说中做出尝试。考察一种文化形态的嬗变，有其内部历时性观照的意义，也有将其置于相异文化网络中，体察其交融与砥砺的可能。晚清作为中国重要的历史过渡期，在政治经济层面所涉猎的现代化元素，势必亦带来文化格局的跃迁。新创作则将聚焦于彼时诸种力量交互之下，江南一带工业体系的微妙转型，来实现对这一主题的挖掘。目前正专注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。同时，一部关于悬疑题材的小说，将于明春出版。人性幽微、生命逻辑与事件逻辑彼此渗透，可为文本催生何种样态的开放性，亦是近年写作的关切所在。

西 元：

仰望星空，我隐隐感到此时此刻正站在文学变革的前夜。我说不准这场变革会以什么方式发生，也想象不出新形态的文学会是什么样子。会诞生一种新的小说语言形态吗？会有一种新的小说技术吗？会产生一种新的小说美学吗？小说会以一种新的眼光或姿态去面对历史和未来吗？小说会抢先一步领悟到生命存在的崭新法则吗？我惶惶不安地想着这些问题，始终也没有答案。作家要敢于毁掉自己，才谈得上获得新生，这个过程必是痛苦也是血淋淋的。新的文学会变得面目全非吗？大概不会。它会始终激荡着我们，让心灵变得更加自由饱满，让精神更加勇敢无畏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会一眼将它辨认出来。这才是活生生的新文学！

石一枫：

2018年首先计划做的还是写作，有个以前一直琢磨的题材，过去没想好，最近觉得似乎可以动笔了。写出来可能是个小长篇，也可能是这几年习惯写的大中篇，那就只能看情况了。连能写成什么样也不好说，没准特臭呢。说实在的，新题材能不能写好，写字儿的人都心虚，不过总得开拓点儿新题材、新人物。另外就是2017年发表的两个小说会在2018年出版单行本，杂志的读者和书的读者不是一拨儿人，杂志发个东西老怕人家看完了骂街，出书时候就想，哪怕有人骂街呢。要说有什么期望，就是尽量当一个生活中的作家而不是书斋里的作家吧，别因为写作这事儿把日子过得太虚无缥渺做作就行。

蒋胜男：

2017年，中国网络文学又迎来了新的腾飞。登上荧屏的网络文学作品数不胜数，走出国门的网络文学受到各国读者的深切关注。网络作家受到空前重视，作家生存状况正在逐渐改善。我很感谢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机会与使命。网络削平了所有门槛，让每一个人都有同等机会去阅读、去创作，去打开另一片崭新的天地。新的一年，祝愿中国网络文学作家们能创作出更多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、具备中国文化美感的作品，让世界人民感受到中华文明的独特韵味！

酒 徒：

当踏入中国作家协会大门之时，我没想到能从作协获得这么多。几年来，点拨、激励、引导、督促，作协各位老师用默默的付出，让我一次次见识到了前辈文学从业者的优雅气度和博大胸怀。春种、夏耕、秋收、冬藏，2018年即将来临，作为一名网络作家，我衷心地祝愿，中国作协这片培育作家的土壤更为富饶、宽广；也衷心地祝愿所有作家，无论是习惯于网络创新还是传统精耕，都能写出把握时代脉搏、演绎天下风云的传世名篇。

天蚕土豆：

2017年即将过去，新年临近之际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新的一年，希望全体同行都能创作出自己满意的作品，把这些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。也希望有更多的优秀作家加入我们中国作协的队伍，携手为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添砖加瓦。

(本版由本报和中国作家网记者集体采写)

你好，2018

新时代 新篇章



协的本职工作和已有的创作计划外，打算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去采访，体验生活，见证扶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。我过去的作品主要表现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与文化，现在我开始关注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和社会经济发展，以及各民族的共同富裕。希望能在未来两三年内写出相关的文学作品。

宁 肯：

去年堪称我的非虚构之年，写了三本书，《中关村笔记》《北京：城与年》，以及一个中国神秘数学家的一生《冯康传》，从不同角度触及北京这一庞大的地域主题，为自己今年以及未来几年的虚构写作打下坚实又自成一体的基础。虚构与非虚构互动或交叉写作，是未来写作趋势，二者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切近与明了：相生相异，相辅相成。我是北京人，这几年开始自觉地处理北京这一主题，大量的调查、采访、清理个人记忆是题中应有之义，事实上就在这其中虚构的轮廓已经有了，两个轮子从来没有分开，而这本身也构成了写作的巨大好奇与动力。写作如果没有写作自身的魅力与驱动，剩下的是什么？或许这是许多写作的症结所在。这不是秘密，但又是秘密，因为它深不见底，洞悉它没有止境。

汤素兰：

2017年，我出版了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素材的成长小说《阿莲》，这次写作和以往不同，不再是从外部世界和当下孩子的生活里发现写作素材，而是向自己的童年开掘，这让我重新发现了一个世界，即自己的童年和成长。这个世界和今天的孩子的生活虽然不同，但对今天孩子的成长并非没有意义。我发现，一部作品要吸引今天的孩子，并不是在生活形态上要和他们有多么相似，重要的是与他们进行真诚的对话，真切地关注到成长本身遇到的痛苦、挣扎和迷茫。向童年生活的深处开掘，向艺术世界的高处攀登，这是成为一个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的唯一途径。